



特 別
^19
3301
3



新刻綉鞋記卷之三

倫姐張氏女子

矣良贞節堪誇

之子于丹五室

夫好光明正大

郭氏婆母患病

冬天要想吃瓜

行孝佳人志願

睡瓜從天降下

西江月 罢老接上回话说王定保夫妇二人在县中住了几天
方才回博家來定保仍向南李坡之倫姐料理家政條七井七
孝顺翁婆竭力尽心一家和好安然度日忽然王潤之妻郭氏
夫人身得大病卧床不起美味珍饈一概不用王定保夫妇二
人心中十分善極睡來至郭夫人病榻之前問曰母亲心礼相
吃甚么東西力見的好去置買郭夫人喘息了一回方才說道



119
3301
3

秀佳已

卷之三

<2005-5551>

咳兒呀为外的这病没有指望了在恁甚么東西也不想吃又想甜瓜一口如今是降冬天气那礼还有田瓜呀说了这几句就反过身去回臉朝礼不言語了

乾夫人一心只想吃田瓜

好不待难坏倫姐女嬌娃

小两口回了卧房对面坐

只愁的眉頭不展泪如麻

眼着羞倫姐吕禔王定保

咱母亲这场重病甚大差

他若是心中想吃人去果

那怕就花費良个倾了家

眼前礼水霜在地隆冬月

这么樣疾冷之时那有瓜

咱摠有万兩黃金何處買

也不过令人空自把極拿

倘若是没有瓜来奉慈母

恁高堂一條性命染黄沙

好一个三從四德美良女

为婆母憂愁水米不沾牙

倫姐只因婆母相吃田瓜求之不得只愁的眉頭不展寢食俱廢愁到无可奈何乃由王定保商义日前朝高柴女以为撒海果得父亲之屍孟姜女哭倒長成終見夫主之胃王祥卧水得魚肖化女哭瓜潘香女哭瓜无非俱是为母行孝感動天地神明听以有求必应如今母亲要吃甜瓜无法可得你我不免也幸古人之事倘或上天睁眼打救咱母亲的性命也未可知王定保听從共妻之言夫妇二人净手焚香跪在当院滿口礼就禱起来了

小倫姐双膝跪在地平州

夫妻兩叩頭双人祝禱天

告蒼天不孝本是張氏女

自幼來配南王門定保男

現如今高堂發母身得病

正逢着臘月地凍又天寒

百般的美味香甜皆不用

一心私只想甜瓜口內食

求只求老天谷上顯靈袖

保佑那賣瓜人到俺門前

那怕就萬兩千金俱他要

俺情愿變產傾家不疼不

但能够打救慈柔好了病

夫妻兩典身孝母也心甘

願許下六月三伏穿綿袄

願許下寒冬單被不裝眠

願許下初一十五堂上供

願許下長香不斷上三年

願許下世人子孩皆吃素

願許下念佛真經合報天

夫妻兩祝墳之同悲且痛

只哭的粉人血泪落胸前

夫如二人只因母亲之病有瓜則生无瓜則死因此焚香叩頭

祝墳上天許了大些口願許罢口願繼之以哭只哭的血泪粉

上濕透胸前嘗言說孝心感動天合地当真不假哩此時立天

大帝正在天宮坐在灵霄宝殿忽見一般怨气凌空而起直冲

天宮玉帝使知丁方是有了甚么緣故了即時喚过千里眼順

風耳來亲口囑咐哩

張玉帝灵霄宝殿不安寧 / 忙分付千里眼合順耳風

恁两个南天門上走一蹚 / 加仔細一个看来一个听

看人是那礼天高没下雨 / 听人是那礼地原不收成

看人是那礼耨王作了反 / 听人是那礼妖孽害生灵

看人是那礼善男遭困苦

听人是那礼信女有灾星

看人是那礼忠臣蒙冤枉

听人是那礼孝子把冤蒙

你二人看个真实听个切

即刻的回转天宫奏个明

眼看着两家仙翁领了旨

辞玉帝急走如瓦不暫停

两家仙翁领了玉帝勅旨辞驾下了灵霄殿出了天宫急忙行

走不多一时来至南天门上一个睁睛细看一个侧耳切

听看了一遍听了一回才知道是今童玉女为母行孝腊月哭

瓜以救慈亲的性命看的明白听的真切即速離了南天门回

括天富地实啟奏一遍玉帝闻奏这才想起来哩敢说他

是甚么来了呢他想起王定保原是金童一抔小倫殂原是王

女臨凡当日二人在仙班对回一笑所以貶罰下界叫他受此

若楚今因孝心格天只得打救于他点好处叫他做个解元之

妻解元之母了却俗緣仍归本位

眼看个千里眼合耳顺风

他二人地实啟奏進天宮

婁玉帝无语低頭心暗想

忽然間想起玉女合今童

他当日曾在仙班对回笑

因此才貶女臨凡下了生

現如今孝心感動天合地

只得是免人慈悲显人灵

即刻的傳命出了灵霄殿

不多时宜来太白李公星

他在也玉皇面前领勅旨

下回在王家难礼出大名

诗

老天不昧好心人

世尚方事他伊阿

曰 倫姐哭瓜孝婆母 太白今星降痘門

徑詞勾漏言身正本话说玉帝把太白今星宣至灵霄宝殿双膝跪倒单候玉帝分付玉帝说今有下界正定府正定具城東王家滩玉女哭瓜孝母用你前去点化一番

咱如今若要不要把灵应现 准还肯用心孝敬父母前

只得是人行好事将他佑 仙卿你下界点化走一番

就令那太祖真火把凍解 再令那猪鵠拱地后土宣

就令那田亩祖師助生長 再令那人大令剛把根盤

就令那天蓬大帥分葦葉 再令那護法韋馱拜頂尖

就令那二郎再君夜双岔 再令那七女仙女放光鮮

就令那三曹五斗把瓜獻 再令那五方揭捕噴香甜

这才是市神齐声忙答应 说道是謹遵玉旨離天前

一齐的下了三十三天界 來到这正定城東王家滩

市位神俱在云端端等候 单上的今星收云落平川

话说太白今星接落云端端身变了个遊方道士來至王家門前撒開蒲團盤膝坐下手敲木魚口念真經却說倫姐正在那礼祝告忽听本魚之声忙移蓮步出門一看只見一个道士相貌非凡听的他口中念道救苦救难願度有緣之人倫姐听说心中欢喜忙至近前说道仙師既然能度眾生的苦難是能治疾痼的了

现如今我家婆母身得病
这肘候寒冬属九那礼有
倘若能救我婆母病体好
只见那道人点头微笑
小偷姐闻听此言把佛念
只见那太白今星显手段
登时间变出一个甜瓜子
暗礼有空中神灵助法九
用了那一朵黄花结个担
小偷如近前将瓜来抱起

朝日礼不思飲食想瓜食
愿求你慈悲仙師結善緣
俺情愿多人捐些香火个
他说道種瓜就結有何难
不由的双膝跪在地平川
便去那葫芦以礼取仙丹
就埋在王家门前土礼边
眼着着生芽長葉把絲纏
顷刻就成了大瓜香又甜
慌忙就下拜磕头谢神仙

但只见今星袍袖只一展
就化了清風一陣上了夫
太白今星上天而去偷姐又望星叩头王定保也從家中出来
望空礼拜已畢接瓜在手双手捧着夫妇二人来至母菜面前
将瓜用刀切成四塊只闻的異香滿空放在金漆托盤之內兩
手端着双匕跑在病榻之前呼道母亲请吃瓜罢郭氏夫人正
在昏愠之間聞听此言说道您是哄我呀如今是三九天气那
礼还有甜瓜呀夫妇二人一齋呼道母亲你睁开眼看匕尤見
的豈敢瞞哄母亲遂把那道人现種现結之言細匕诉说一遍
郭夫人这才信了心中喜之不尽强打精神睁眼一看果有甜
瓜端在面前遂合手当胸打了一个回班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又叫了一声果呀

这想是我有性命不该死

因此有神人点化到门前

遂将那甜瓜接来吃一口

只觉着眼明心快身体安

那韩氏一连用了瓜三口

登时间气爽精神似少年

及至把一塊甜瓜都用尽

眼着着白髮轉黑賽神仙

这韩氏爽然起身把床下

合家就焚香叩拜谢上天

自此后定保南李把老念

小倫姐順從行孝四方信

这底下接着天仙來送子

正遇着那年臘月二十三

普天下家上皂君朝玉帝

一个上奏说人间善惡端

这一个奏道直隸正宛府

城東方五里庄名王家

有一个王洞之子名定保

他本是今童下界來臨凡

妻兒係玉女倫姐为配偶

他昨前哭瓜孝母甘情矣

自古來行善应当有善报

至如今惡有惡报理当然

这才是王帝闻奏龙心喜

就说道依卿准奏且归班

玉帝闻听皂君之言心中大喜即宣太白今星上展玉帝用言

说道如今長寿星应当下界有劳仙卿曉諭張仙叫他把長寿

星送于王門不得有悞太白今星領旨來至落迦山早有紅孩

神童报于观音大士说道现有上帝勅命到來观音闻报即忙

分付快排香案伺候只見瓊法葦馱忙把香案排在紫竹林中

迎接玉帝勅旨太白今星闕境已畢观音忙喚送生使者合張

仙分付與他去送長壽星下界太白今星回天宮交旨去了觀音這才離了落茄山直往正定府城東王家灘來此時倫姐懷孕已經滿足將待分娩这一天正在房中做生活只覺着滿腹中疼痛難忍王定保忙上說與母親郭夫人七七就請了穩婆前來伺候

那时候堪上时辰天將午却不知來了南海觀世音二位神一齊上前來接待更用那楊柳枝頭洒甘露只見那弓銀彈射天狗小倫姐腹中疼痛三兩陣登時間產下兒郎最喜人

善的這收生穩婆忙來報起了个乳名就把與郎叫忙將七亲弧蓬矢門前掛到了那三朝沐浴着事罢血不言亲戚朋友來慶賀原来是宗師大人下了馬詩 倫姐生來性最矣 父母哭瓜感動天 曰 長壽星君下了界 父子双七中解元 俚詞勾閑言归正本话说宗師大人下馬王定保去進考場做的文章甚好進了秀才第一次年科各得中頭名解元進京赴

選上了个河南武安县知县做官清廉正直无私武安县礼万民颂德大有声名三年俸满进京引见蒙皇上加陞河南彰德府知府到任之后敬重斯文爱惜百姓一切案件无不尽心这彰德府首县是安阳县知县姓焦名桐此人也是个清官前者王定保做的那武安县也是属彰德府所辖王定保早晚上下府焦桐做着彰德府礼的首县衙门就在府城之中相待王定保甚厚二人十分投机后来王定保坐陞了彰德府的知府焦桐接见本府上司那王定保便将他另眼看待又答上焦桐是廣平府人和王定保是同省之人更加一分亲熟

彰德府西县知县是焦桐

这个人审断官司多不明

倘若有疑难之事难定案

往上的上府请教见王公

这一日焦桐有事来上府

正遇着細上雪落地川平

坐了叫到了知府衙门礼

把门的急忙侍报不替停

王知府侍出令来说请进

焦知县进了花厅在房中

出来了知府定保来相见

他二人见面作揖奇打躬

定保说咱今闲淡莫拘礼

咱只论同省乡亲称弟兄

他二人叙礼已毕才落坐

只见那家人端上茶两盃

王定保说今日下此大雪弟正要使人去请老大哥来赏雪老大哥来的正好今日休论品贱之大小也不许言讲公事止可暢飲几杯一来赏此瑞雪二来与民同乐豈非一件快事遂乃

付看上酒來兩家人齊聲答應一面通知厨下一面擺開兩處
更椅斟上酒來王定保與焦桐瓊坐已畢他二人就飲酒叙淡
起來了

他二人对坐飲酒在书房 彼此的情投意合喜揚七
不过时酒过三巡菜數位 共訴說心腹之言叙家常
焦桐說堂公世兄有几位 定保說一个小犬叫與郎
他今年虚度光明十三岁 现在那南季坟本念文章
遂問道老哥令郎有几位 不消說詩书教子有义方
焦桐說與我至今无子嗣 单生下一女乳名叫秀香
与你家世兄原是同庚宗 至如今行年十三是属辛

王定保聞听此言心欢喜

笑吟上手执酒壺把口誇

王定保听说焦桐之女与自己兒子與郎同庚心中大喜帶笑
尚曰令爱如今择配谁家呢焦桐說还没曾有人結亲王定保
說弟今有意高拔老大哥結为婚姻之好不知老大哥意下如
何焦桐聞言连忙起身使礼說道卑贱亦有此义只是不敢利
胆既蒙大人下就卑贱焉有不允之理王定保聞言也忙欠身
使礼

王定保聞听此言忙使礼

眼着着对门亲家把礼行

王定保身边取出死價宝

原來是一双玉石手中擎

就说道此名明阳美玉璧

这是使传家之宝休当怪

这一个白王属阳名阳墜

这一个黑王属阴以阴名

你今将黑王交给令媛女

我把这白玉墜交小兒童

咱两家不用媒來不用保

只将这白玉墜兒作証见

焦知些帶笑连声说遵命

接过了了一枚玉石揣怀中

焦桐收了王墜王定保大喜分付至整殺饌又飲了多时英男是兩逢知己干杯少亲家两个欢飲之間不亮日已西泝秉上灯烛焦桐见天色甚晚这才告辞而走王定保款曲不住只得拱手相送同至大堂焦桐打躬作别上了大叫回到自己衙門见了太七就把在府上飲酒与王定保当面結亲之爭一人訴明太七大喜说道他是彰德府太府咱是安門县知县兩家結

亲也弄門当戶对就是没见那王公子生的人才如何焦桐说虽没眼见也尝听的人说那王公子生的一表堂堂夫妻二人谈論多时便分付使女往綉房把小如喚来秀香小姐来至父母面前说道父母路枝兒來有何分付焦桐说你且坐了我說与你

我今日去见本府王太守

俺两个酒席晏前把亲取

将你来许了本府王公子

这不是现有王墜一支单

这是你大家世上传家宝

兩下礼全凭此物結姻緣

他说道这是黑玉为明墜

那阳墜公子收存在那边

这一个孩兒拿去收才好

女兒你終身全仗他成全

焦秀香无奈只得接在手

不由的滿面紅帶羞

便告辭回上自己卧房去

心兒反復尋思好几番

我父親並死媒妁把亲許

怎么這雨下也不把老傳

酒席前三言兩語結秦晉

但恐怕再有差池在後邊

且不言前后思相秀香女

再把那知府王公細上言

話說王定保送了焦桐出去回了内宅就把席前結亲之言說一遍秀氏太上聞听此言搖頭說道我看今日相公所做之事甚欠斟酌那焦桐雖做知县心中却不明白倘難大案所挂難保前程長久如今既是生米做成熟飯也就是了王定保說外子之見是高也是我一時不明做成此焦悔之不及了遂分

付家童說道你去請您少爷前來我有話說与他知家童答应一声典郎到了老房把典郎請來典郎见了父母躬身說道父母將孩兒喚來有何不付呢要知王定保說出何言且看下回

詩 彰往城中府县官

焦王大家結姻緣

曰 夫妻原是前生定

千里姻緣如線穿

俚詞勾開言曰正本說王定保向典郎說道我今日和你定了亲事了就是世上焦公的女兒小姐秀香我兩焦公席前結亲並無媒妁以明家阴阳玉墜為憑明玉墜交與焦公持父他的女兒這阳墜交付与你日后成亲以此為証

王定保当面叮囑小典郎

王公子一支玉墜怀中藏

即刻的下拜作揖拜父母

仍回那南季以礼念交童

他如今十三匹宗知人事

听说是成了亲事去非常

暗上的念相知里佳公文

放不下紅粉佳人小秀香

眼前礼虽然结成鸳鸯对

却不得良河知女合牛耶

敬几日落的吉日良辰至

叫那对明明玉墜成了双

且不言男大思婚王公子

佳知县造了大案有灾殃

两家結亲之爭且不必講再說焦公所管安阳县城礼有一个

匠村叫高寨上中有个妇人披頭撒髮跑到县大堂土敲了堂

鼓连哭帶叫声上喊冤焦公坐堂问来原是兄弟两个为分家

產下平互相爭鬪其弟强梁把他咆兄殺了因此他娘子進城

擊鼓喊冤焦公立刻由票子下鄉捉拿凶手逐后就去相驗准

思押刑二房三班頭腦奈奸詐俱各圍了良个無賢蒙官驗

了个自刎而死不有共弟相干焦公虽要做个清官哩就是才

刃不及經此大案被下人所蒙即以自刎情節申詳上司死者

之妻不肯于休告了院状委另行檢驗並非自刎傷痕原是

被弟所殺撫院說焦公受了賄以垂報怪立刻摘了吳印亲是

亲審叫凶手給兄償命反了官司坏了焦公的前程只得还家

为民

焦知县坏了前程摘了印

只得是回拈家鄉安樂窩

一来是衙役貪財把官哄

二来是吃亏告状賊賊慘

也是这时拙焦公言運知

偏小的遇着胞弟殺他哥

弄的来正在天上吊在地

他只碍立在映把衙門貢

真果是各処人情薄如紙

而竟然送行之人不甚多

他只碍起个五更抽身走

他也是万般出在无奈何

不过是个家人跟在后

一共有兩輛大車三頭騾

且莫说随走死人把行箠

总就是对門亲家摸不着

话说焦知县卸事还家王定保正要安排結他亲家錢行不相

他竟起个五更走了王定保心中十分不安終日憂悶也是死

可如何尝言说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忽然王定保的老太上年

紀高大茶飯皆減昏上迷上一日垂的一日王定保合情氏水

左右伏侍尽夜不睡待了十餘天之久王老木七忽然向定

保夫妻二人说道我的鬼们总有灵丹妙藥如今也是枉然了

早上的甫我預備后事罢夫妻二人聞言大哭

老太上睁眼说了几句话 可憐他嗚呼一命归了天

好不待疼煞定保夫妻兩 正日的哭上啼上泪不干

置办的衣金棺槨多齋備 数樣的一件上上俱周全

大堂外土地祠礼送了紙 合時礼大小皆穿白布衫

次后来安排開吊三日整 俱各是紳衿富戶取家員

一个家闹上闹上上来上祭 其具是帛客塞滿大堂前

一砌的世夜飢寒无不到 更有那鄉民百姓万上干

三日后大事已畢卸了等

擁靈柩收拾起身回故園

最可恰一般俱是官解任

这一回不似焦桐那一番

王定保烘動河南彰注府

餞行的十里長亭摆不完

詩 何故多人來餞行 只因定保做交情

曰 長亭十里辦香案 一送高官二送靈

侄詞勾瀾上接上卷话说王定保在官上遭了母喪只得丁憂
四籍衙門申及吊三日擇日起程到了起程的这一天土間動
了一座彰德府滿城禮的文武官員紳士財主舖戶三級
不房軍民百姓俱來与王府尊送行和官領頭庶民送後把
座府衙門挂大街小巷填了小水洩不通那人也不知有多少

日成礼闈廂房上摆至十里長亭大家遞了手本送的万民衣
万民傘還要脱靴掛斗王知府出了大堂见了市人說道弟在
此處做官有何德能承申位年兄这等厚儀于心哭有不安似
此万民衣万民傘理应收下才是但弟身帶垂服有些不便我
領謝就是了

王知府辞了衣傘不肯收

市鄉紳一齊作揖俱叩頭

况照他跪伏塵埃忙还礼

这才是会做清反礼鄉周

耳聞的京天動地三声炮

府衙中出来太七一灵板

滿成礼人山人海走不動

又搭上摆祭送灵太密稠

自從那辰时直到天过午

这才能来到兆丹吊柩頭

大衙傍挨上排上把行餞
这才是旌夜不如清夜好
只見他並不乘馬不坐轎

也止是一處飲他酒半直
王定假若名不朽表千秋
各處札作揖下拜謝不休

这一些餞行的自成礼由北关直至十里長亭卓席不断王定
保途步而行到处叩谢起先时一處卓席还吃一杯酒以后连
牛杯也不能吃了不过接杯在手往上一条就弄一盞

说不尽紳士军民苦流连
好歹的行至十里長亭外
他这才拜辞軍民合紳士
只为他做回清官声名好

王定保心忙意是脱身边
这些路足上走了一整天
大血的推護良棺奔阳关
一路上还有餞行百姓爨

禹指弄在路行程十餘日

这一日到了正定府城南

正定府文武官员來接待

一盒家迎灵祭物色上鮮

各衙门仰各请吃埃夙酒

王定保抱礼皆把辞帖帖

老太上灵柩不進正定府

尖直的到了城隍王家津

便用那杆箔芦席托宅舍

把夜木停在王宝大门前

远近的鄉眷亲朋來吊孝

王宅上車馬盈门闹喧七

王定保把老太上的灵柩送到家安置爨当文武官员鄉宦
紳衫远近鄉眷亲戚朋友俱來吊祭闹了十餘天然后择日爨
爨素車白馬客不记其数那一些棚殿好祭难以尽说那一此
灯彩辉煌摆设齐整不可言估揜而言之王定保做了一運知

吳又做了一運太府回家成了鄉紳宅禮誰人不來奉承啗不用說走體面保有給他母親出了个好大旗就是了安葬已畢王定保守坡三日这才由灵回家安了神主朝夕祭奠祭飯謝客一月有餘这才算大事完畢

王定保亦完大事得安寧

他这才日夜教子把老攻

小與郎本是聰明伶俐子

十餘岁五经四书已尽通

又搭上天生富貴仁德像

不比那庄農之子小兒童

一来是有其父必有其子

二来是他是臨凡長寿星

王公子生来不是池中物

到日后鯉魚变化要成龙

司宗師大人下了馬

小與郎考罢三場進頭名

就又有許多亲朋来切切

每日家摆酒待客在大阿

誰料相人同好事多魔障

王定保合家染病悲又生

话说王定保活该命運衰敗此時兒子進了亭许多亲戚前来道喜这一日秉烛之后客才散了内外忙至夜净更深这才各自安歇谁知道厨房中了环们连日辛苦灯火没弄乎当到了三更多天厨房失了火燒着各边房屋兵七乱爆响声叱人如同狂風大雨一般王定保自睡梦中惊醒睁眼一看紅光遍地火星滿天只听的乱七映七一片齐嚷定保去妻二人手忙脚乱被衣出门叩家丁一齋端水来救谁知此火不救还可越救越大把位住宅四面八方火光笑罩就似一座火云洞一般那

前 后舍左右兩廂俱各着起好京人也

眼看着火光直冲斗牛宮 頃刻間徹地通天一片紅
 疼只疼左右兩廂一齋何 燒坏了樓房客舍舍大所
 栲頭上死了多少騾合馬 就是那牛羊鸡大活不成
 倉囤礼餘糧万石成灰似 最可憐才宝金良一掃宝
 说不尽万七千上好家器 不多时一阵青烟精打才
 弟然有合庄人等齐来救 要搶出半点東西也不能
 还可立了环小厮皆怕死 一个家紛上乱跑各逃生
 王定保见此光景魂不在 烤太上心中疼痛放悲声
 小土郎也在傍礼双足跳 只極的泪点紛上温前胸

人堂说水火无情真不假

下回老定保合家或受死

待 白馬紅英彩色新 不是亲者强来亲

日 一朝馬死黃金尺 亲者如同陌路人

俚词勾调言归正本话说王定保只见此光冲天不救止又京
 又疼弄了个死而復甦那火燒至天明方才燒尔把一位大
 的宅舍燒了个土平王定保难以度日万般出于无奈就把院
 子家童了环仆妇俱各打發去了只剩下一家三日由下一个
 使女春荣早晚使喚住宅片瓦皆无幸有花园礼用房数间还
 可安身眼看把一个富貴卿宦之家頃刻之間已是十分落實
 了实指望春垂秋收靠着那几顷田地度日谁知道這避賊的衰

偏人湊巧又遇着連年水旱不均坏了年成一粒不得地畝个
粮收的又緊死奈賣地完粮交產度日直果令人再嘆的緊
王定保在老燒香死半間 死奈何替且安身在花園
实指望全家倚靠几顷地 收成也还不愁吃合穿
誰料相逢败时衰偏湊巧 逢水旱連年指地不收田
可恰他又无柴素又无米 每日家淡飯粗茶太不堪
虽然是许多亲用共朋友 顾知道穷來開口告人难
有心待起服去把夜來做 好叫他手礼死个难動彈
相一相这样日子從没过 只充着捱过一朝似一年
王定保相到傷心为难处 不由的粉上眼泪落胸前

王定保一時傷心紛上落泪法氏太七見此光景微上而笑尊
了一声相公既是为个男子就該心怀寬大我劝你不必煩惱
相目下虽然這比困苦却还有数顷田地也不靠十分贫穷以
待年成豐收地土值个丁那时節賣上几十畝變賣些良不來
你再上京打点出仕做官言说人有三勝三败花有垂謝垂
闕相人生在世有貧就有富有盛就有衰乃常理也相公何愁
眼下受穷乎王定保聞听此言口礼長嘆了一声說咳夫人哪
你说的何尝不是呢但是远非救不的近温准知道几時年成
就好了哇現如今已过八月中秋天气將冷咱那些綿衣皮祆
都燒淨了待穿着甚么过冬呢说到这礼目中又落下几点目

來

王定保低頭无语泪紛
 不祀的君子固穷圣矣语
 你只管教訓與耶把志念
 当言说穿衣吃反遂年景
 每日间去仇能得兩頓飯
 倘若是一时纜糧傷着日
 自古道亲戚倒了亲戚拉
 恨上的行的时來並送瑋
 那时怨父子一齐把夜做

法太七尊声天主莫傷心
 又道是君子愛道不要貧
 咱全家衣食二字有安身
 也不过粗衣選体遊風塵
 好歹的辛七苦七熬几天
 我上那法家清礼去投亲
 他必然借袋糧食扶助咱
 咱兜子自然變化跳龙门
 更比那花卸垂開盛几分

我劝你有些忍耐遂时过

万不可自己焦燥目傷心

法太七諄七切七來相劝

王定保只得教子念志文

不言王定保安份度口再说焦同自從罢職休文回了原籍他
 家中原来大富回家也是享福逐日死事死非常再亲朋共飲
 作樂一日正在大所共客飲酒只見一个家人自外而來同耳
 边低声说道小人在街上撞着正定府的一个客人说王家帷
 上王老谷在家甚是貧苦前年八月間遭了天火把一位宅子
 燒了个片瓦无存连万貫家才都燒淨了那些家丁使女俱各
 逃生了止剩了一家四口在花园安身又遭大旱连年不收
 柴米不接往上斷圍絕糧身上衣服十分藍縷尤如花子一般

这是小的听著人言传说特来禀明焦同点头说道我知道了口中说了这一句脸上就老大的不悦座上的客们见此光景俱各欠身辞别而去

大呀礼即刻辞行走客

眼着着才主焦同思王宅

意沉沉低頭无语慢上走

只见他愁容满面促双眉

不住的仰面朝天长吁气

满腹礼又是懊悔又是悲

相当初我病王宅结秦晋

他那是堂上知府甚光辉

屈指算引來不过三五载

怎么该一擗天火将他亏

他如今家中贫穷难度日

我女儿忍飢受餓没处推

真果是紅故臣人多中命

这才是前生造就埋怨谁

焦同思想之间进了役宅他的夫人郭氏忧心忡忡凄凄坐坐挂烟点火见焦同面带愁容即便开口问曰夫主今有何事面带不悦之色呢焦同长吁短叹的说道方才家人法典來对我说正定府王家雉礼咱王亲家前年造了天火烧了个片瓦无存又迁着近年荒旱年景不收又没有房子住了一日两食也不能勾现在花园一半间破屋礼安身咱那女婿就像花子一般咱的女鬼日后到他家礼却如何受的这株穷呢他的夫人郭氏生来是个不良之妇一闻此言便安排要昧良心闻言说道如今他家礼既然这样贫穷咱就合他割断这门亲事有甚么不中处呀焦同闻言搖頭说当日既已結亲如今改不的口了

老焦同过七嗟嘆把頭搖 就說道妾妻主意却不高
 想当初彭德府礼結亲事 王定保一支玉墜当面交
 穷舍富万般俱是女儿命 待要想合他断亲在徒劳
 他若是三年服滿把京進 必定逐出仕做官走一遭
 那时節他若高階做大位 拿咱去报仇雪恨豈肯饒
 尝言说事要三思免後悔 眼前礼休把心机用錯了
 焦才主说出不敢把亲昧 邹夫人闻言又把舌尖搖
 詩 妾如邹氏大不良 嫌贫爱富改了尝
 日 不知女兒心田好 妾德佳人焦秀香
 俚词勾调言归正本话说邹氏闻听焦桐之言心中就惱一交

賤說道你一個清七白七的人怎麼說起糊塗話來了嗟咱的
 女兒原是在金小姐待怎麼去跟那個窮花子受那些几寒之
 苦咱若一孟去說合他斷亲他肯怨依呀還得合他使條計策
 焦同說夫人有何計策呢焦氏曰你寫封假書差个家人送到
 王家雌去就說咱女兒聞听婆七家遭了天火吃了一京憂慮
 成病而竟死了叫他沒有指望了那豈不水斷葛藤么這焦同
 生來最怕老婆子見他動了氣又說出一條味亲的計策他就
 无言可答子停了多時方才回言說道这事既要做出來女兒
 大了却得合他商量七七看他肯不肯邹氏下还无用的貨
 現放着你还去不了女兒的事么怎由的他肯不肯啣你只

受快去寫去使人前去報喪我自有的話合女兒說就是了焦同
無奈只得快去寫去呢

好一个无主义的賊焦同

他生來为人最怕老婆精

郭氏好一心要把亲来昧

就只得去寫報喪去一封

上寫着卷弟焦同頓首拜

多拜上王宅亲台老先生

聞說你前年不幸遭天火

弟这礼至今三載才知情

最可恰小女听说憂成病

昨日三寸氣斷赴幽冥

兩下礼繫足赤繩今已斷

只得是特此差人把信通

好安排另甫公子別來配

省悞了洞房花烛把亲成

一封去登时寫的完備了

急忙上叫过家人小張與

佳尚修述已畢交與家人張與又給他五兩良子的銀票立刻
起身數日之間到了正定府成東王家灘看了看王宅上的宅
舍片瓦瓦存成了一大堆碌碌塵土灶與口中不言心礼暗上
的嗟嘆說道咳明年我也曾跟迷主人前來上祭那是甚么人
家來呀怎么就該被一把天火燒的這般冷落真果令人可嘆
的際與與嗟嘆之間進了花園也不用人通報一直就來到任
宅門首敲門叫了几声王定保出門一看只見門前站立一人
好似个家童打扮却不認識遂笑而問曰你是那礼來的姓與
那認的是王知府慌忙上前請了安好說道小的是焦宅來的
請來報喪將名呈上定保接去在手就叫姓與在傍傍石頭上

少坐转身回到房中同彦氏太七拆封看了一遍才知是焦同而女兜死了

定保回房中

把老看一遍

哭足促双眉

口中连嗟嘆

你看他人前不敢放声哭

也疼的泪点双七暗礼弹

相当初像衣还在彰德府

酒席前焦王两姓信亲联

那时节才定孩兜姻緣事

一不幸偏迂焦公休了家

咱也就遭了母丧解了任

他也曾吊丧上祭来这边

谁料相咱家死故遭天火

弄的来棲身无地在花園

已竟是艰难困苦难度

怎么又将娶媳好染黄泉

馬魁来逢拙时乖谁似我

这才算福无双降祸不单

王定保口中滴活眼落泪

对坐上彦氏太七又闻言

彦氏太七看了老中的义恩又听了夫主的言语不由的别言冷笑了一声说迨相公你也太口笑了我看此事决非真情如今咱穷他富要相昧亲因此生出好计假理虚词说他女兜死了以绝明的余颈路迨迨咱又不得实信他虽送信前报丧么相公却休以假忍真他昧了亲事王定保说夫人也太心多豈有一个活人就肯假称已死前来报丧之理相是咱那姆好闺女大了听说咱家遭了天火烧的穷了心中爱虑成病而死却也是有的我只得寫封回老交与他的家人帶去就是了言罢寫了回老交南屏典七七暗七欢立立刻辞行五七日間

就回來了見了主人呈上回老焦桐同着鄒氏拆封觀看但見上面寫的甚么言語呢

上寫着王氏定保姻眷弟

一封之拜上焦宅老親翁

弟如今捧讀來札知就初

最可嘆令愛于今大限終

雖必是你的交兒未出媒

却叫我拆碎肝腸滿腹疼

愧只愧手中空乏无个鈔

这一回並無賞賜却法典

因鳴使蒸候菜台与香簪

聞宅中方福今安壽祿增

又塔上路运家貧難往吊

空叫人含悲淚泪嘆西風

眼着着焦同觀罢才一紙

只見他滿面添歡長笑容

就说道夫人妙計高天下

但恐怕咱那女兒不依從

鄒氏如帶笑回言說容易

我自自然還有妙策在心中

他二人你一言來夫一語

沒提防傍有了环小玉紅

夫奸二人设计昧亲其计已成却沒提防傍有焦小如的一个使女玉紅把前七后七的话都听去了听的甚是明白他便俏七的跑進小如绣房见了小如就把听着的言語一五一十的对着小如诉说了个詳細小如听罢以气的粉面无紅

焦小如闻听了环細告诉

一时间粉面无紅泪滿激

傷心来埋怨父母心太狠

他奏的这件事兒也弄毒

王宅上既遭天火烧个淨

原就该帮助良个將他扶

而竟然暗定一條昧亲计

要叫饒愛富殲發嫁二夫

任憑他怎樣分窮有我受

那怕就家業飄零半點死

從來說嫁雞隨夫死

有誰肯昧起良心不似初

好一个贞節美良焦小如

下回主要罵谷外死义徒

詩 邹氏澆婦大欺心

安排要昧王家亲

曰 國馬不成終聚犬

幸亏焦氏俏佳人

俚词提过言归正本话说焦小姐正然前思自想目中落泪邹

氏自外而东望着女兒挽了兩眼泪假裝悲酸模樣說道兜喇

为外的有一句话符合我兜说了又怕我兜傷心待不說罢又

怕我兜心下不明焦小姐明知他母亲是來弄神鳩鬼的说那昧

弄的言語便勉張三君曰母亲有甚么话何妨明说你我母女

之間还有难说的话不成么邹氏故意嘆曰咳兜喇既如此为
外的就不得不说了

邹氏妇未曾開口促眉梢

看起来也是你的逞不高

相当初你父做安安阳具

毛知府格外将他另眼瞧

酒席上不用媒妁結亲事

当面礼三言兩語就定了

只说你終身之靠有了主

谁料相紅繩繫定没拴牢

王宅上一場大禍從天降

平空礼万贯家十一火燒

可恰他聪明的但俐王公子

而竟受京染病赴阴曹

他如今送來报丧老一紙

並不是含七糊七把信稍

这件事虽是該爱也該立

幸亏了我兜还没渡鵲橋

见人家望门妨夫徒有的
也只得另送名门择富宅
好一个老言巧语贼浇贼
你看他巧言欺哄女多娇

邹氏言罢焦小姐有心待直言以斥其非争乃是母交名分也不肯斗然说出不逊之言个小姐生来十分聪明便要將计就计哩纔回紅了几陣開口说道如今那王公子既是死了我父亲敲几时去吊孝况他死刻今已經出了殡了他为一去一来一于好几百路那不由帶着个辞帖不依咱去吊孝小姐说他拙然就辞一切该前去看望七七才是正理邹氏说呀呸呸你父亲今已年老不的風塵之苦谁待前去看望哪小姐说母亲亲知却不是孩儿没有羞耻呀不免孩儿去走走哭那王公

子一場也见的焦门有个袁良之女邹氏说我儿挑赴御座请来了你乃闺门之女那王公子虽有夫妻之名却死夫妻之实你却如何去的呀小姐说孩儿怎么就該去不的呀母亲你不记的有董古人么

一前朝礼有个女子秦雪梅
古今来贞節矣良更有谁
相当初他病倚即結姻眷
却原来未渡良河赋于归
大不幸没娶过门夫先死
平空礼折散鸳鸯两下无
秦雪梅腰扎麻繩身掛素
往倚门亲自吊孝走一回
那佳人夫主灵前哀七痛
又有个少年女子哭声非
尚一尚原是爱王一使文
穿垂孝独甫夫君把灵陪

目送礼姊妹二人同守寡 才成了千古流传女中魁

现如今孩儿去哭王公子 怕甚么死智傍人说是非

焦小姑将今比古说一遍 邹氏妇闻言不悦促双肩

邹氏闻听女究这一些话心中就恼了用手一指洗口骂道好

一个无廉耻的了顾一个没娶过门的文婿就这么株疼他哩

小姐也变脸说道到不是孩儿无廉耻么却是母亲无天理呀

邹氏说好大胆的妮子这不骂起为外的来了么我那些无天

理呢小姐说你若有天理时就不该去哄人家就说孩儿死了

今日来哄孩儿又说是在人家死了你究骂自己的孩子也还罢

了为甚么无故的还要咒骂他人那两个旺活的人你既说这

一个死了又说那一个死了用这样狠绝之语去昧人家的亲
却不是没天理么

母亲你不必来把孩儿骂 这件事但怕哄人难哄天

现如今今天火虽烧王公子 必在衣衾食受几寒

好合歹无非俱是人的命 那犯上平空咽蛇把足添

尝言说嫁鸡跟夫也情愿 相一相嫁狗遂走理当然

相当初破瓦窑中薛穷鬼 王三如何当将他下眼看

此后他当军出外十二载 可击他削成皇帝把家还

不记的贾臣之妻弃夫去 落的来马前浇水悔后难

王公子一贫和洗前生定 为免的公子王孙捻不食

你要把好处如絲生拆散

我不肯去叫人家罵不矣

功哥亲这个念顾死了罢

焦秀香至死也上王家难

焦小姐言罢邹氏面紅过再无言可答一油烟就跑了回到自己卧房倒在林上口中哼上成塊哩焦同说夫人这是为何呢邹氏说都是你也賊殺的來呀我说不合朋小賤人講罢你却要合他商量哩不知是谁已把实话合他说了叫他一烦好骂哩你说我却如何受的这樣气呀焦同说你也休怨别人这原是你自惹其禍我早知女兒不肯依從你死故咒罵他死子他为甚么不罵你呀邹氏聞听此言動了大怒踴身而起手指焦同而罵曰我把你死能的烏龜你休撒清既然说是我的主意

我就一不做二不休罢到明日叫个媒人來給他我上一个汪子立时和我离門离戶的使了

邹氏妇要合女兒把氣生

老焦同微上冷笑兩三声

相当初这事原來我不爱

你就该去合孩兒商量行

女人家贞节一点最为重

平空礼兩家割断不同釋

你说你心中自然有妙计

为甚么今朝落的依時上

我早知秀香是个贞节女

不在乎女婿富貴和貧窮

摠不如过門之后使人三

把女婿女兒接到咱家中

那剔节母女相依尝作伴

女婿有半子之分作悞恰

老焦同口中說的中成話

邹氏好一味搖頭不肯听

卷之三

三

十

命世湖山
个五

